

吕氏春秋

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一作成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也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遠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也乳雉詩云雉之朝尚雞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難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異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群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

命其長也天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子自行觀之

復或作復凌陰此堅命取冰冰已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

之謂也凌陰此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節命司農計耦耕事

計會也耦合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蓋

亦如之舉擊土鼓吹邠詩以逆著仲秋夜逆寒乃命四監收

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

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

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其日窮于次也

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

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于牽牛故曰窮于次也

紀道也月窮於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無所役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中乃次其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稷土之神謂列山氏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初廟也親

也享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同姓故使供之

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

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

御其眾故九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

命之也

也獻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

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一行之令是行是之令也終

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

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甲金氣白故白露冬降介

城郭以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

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行

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多火氣炎陽又

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饑也

十二月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義理義也殺身成臨患

大行澤 呂氏春秋卷十二

忘利道而遺生行義也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此一能大者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

一國蘧伯玉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

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杲罍相蒲葦織屨履一作以

養其母猶不足也尚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間也出犇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仇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大邑廿二 曰氏春秋卷十二

四 青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

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

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郊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

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

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

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驪姬之亂太子申生見與重耳可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

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

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

不王也力能霸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

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

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龍反其

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雷雨雷雨膏澤一蛇蓋之橋

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鄉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負文蓋蓋

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噬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鄉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蓋

之食也兩手擗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音者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戲其履曹曹而求黔
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
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曰其類
也鄭人之下勸也義則未聞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
成王之
大盜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
長平坑其四十萬眾韓
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
免也
其卒逝而相食不辨其義異辛以得活如爰旌目已
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
遠哉

六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二

六

音

介立立意

四曰石可碎也而不可奪堅也丹可磨也而

不可奪赤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與也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

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禮高於次四內地而與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孟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上謀而行貨

阻兵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當三等也阻依保持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靈之夢以喜眾民

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之

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

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

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於天下也有所

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汗於武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

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擄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天道相得也

知以何道得人乃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也盡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左智伯知豫讓

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毅受命之王名天乙子商主發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星之孫帝

之孫帝乙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紂殷失天下之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

也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必自

知之然後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諸侯盡滅之而子

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

告子其故告語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

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

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

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

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

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駭也又況於

中人乎孟嘗君為從關東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吾不

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

為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意者秦王不肖主

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

矣往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

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昭三秦惠王之弟

可弘也公孫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

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

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

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

如此者三人有此者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

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萬乘之嚴

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

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

為若此寡人豈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呂氏春秋卷十二

九

明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三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侮可謂士矣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值也萬物皆大銷其情性也涪難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難也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曰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

帝之所以誨顛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也

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

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言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

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

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

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

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正智不公則

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以日見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

不肯進青莽一作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

也類象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

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

也襄子

也襄子

也襄子

也襄子

也襄子

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
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得
也死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
交友之道也書曰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一作兼孝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此卷闕一篇疑季冬紀序意篇當冠於此覽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 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

以地陰也實而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道經猶

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也 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有所施之也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平和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其形 一作平也者皆察其情變其形也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 險阻曰塞有水曰藪 風有八等水

有九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 鈞平也

其星曰鈞天角亢氏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方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 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 物向北水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箕尾

一名祈木之津燕之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

分野斗牛吳越分野 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

室 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 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

石豕常衛之分野奎婁西 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西南曰朱天
顯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其星觜雉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雉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

鷄首余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
宿亦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鷄火周之分野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
軫一名宿張翼周之分野翼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河西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出其南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荆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太山即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

縣是為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其山盤紆警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吳伐楚楚左司馬請直轅冥阨以擊吳人者也

陘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城池縣西井陘在常山
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藪澤無水曰藪

越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
越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
秦之陽華

人口氏春秋卷十三

三

之鉅鹿廣阿澤也燕之大昭大昭今大昭郡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雪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

熏風熏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高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

自南風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颶風一曰凱風詩曰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

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

限赤水出其東南限遠水出磁石山自塞地東流直

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限江水出崑

山在蜀西徼外注水出桐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

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無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警星

之故曰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

曰周行四極道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

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道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

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入下皆無影六相天地萬

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

大二百六十三 呂氏春秋卷十三 三

物故曰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

大同也。則萬物備也。天斟一作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

天斟輸萬物聖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始天地之初

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皆陰陽

天地陰陽人民禽獸之所安平皆由天地陰陽以生

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有始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蝓蟻皆上物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土則法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六宮而小宮應擊六

角而小角知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流

而小角知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流

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

知其所以也夫巢覆毀卵則鳳皇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

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道一作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

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也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

小百三十三 呂氏春秋卷十三

五

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

義同仁也霸者同力同武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

同名同名則狃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其智彌狃者其所同

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也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

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致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爲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攻治則爲利者不攻
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
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名類應一名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大三百五十五

呂氏春秋卷十二

六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

一作柑其舌

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

綴以帛

公息忌一作

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蒲窳

也今窳蒲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窳蒲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以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膾壯狻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皇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宓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大三百五十六
小九十一

呂氏春秋卷一三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逢蠅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魏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冥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

以危為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

而士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人主之性一稱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

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

故以為過施故不為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

過矣其慎辨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呂氏春秋卷十三

九

所以成也其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逮奚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知其

上也其次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昌盛賢知不知

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

則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強立名成國乎此之謂也賢者

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謂也賢者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至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師法之也

大三百八十九呂氏春秋卷十二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暫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今一作合齊
故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穆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

晡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乃我私詩小雅六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

公田而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咎動吉而無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卒有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多列近則持諫位

也持諫將眾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不一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蓋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

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身賢有人於此言用我

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使無患而已猶有患思已於國惡得

無患乎猶尚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諄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

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

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堪其能必反

情然後受也反情常內省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一作也大明

呂氏春秋卷十二

十二

之十一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

必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

解在鄭君之問被贍之義也見務大論被贍知

戶蓋不聽管仲臨河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

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以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禍古今而不成也旗覆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憲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為事地大則有堂祥不庭歧母群

抵一作怪天翟常祥不庭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在翟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鱣魚二千

鼉可作羹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

鼓餘詩云鱣鱣皆大魚長簡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

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

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龜房不能新林之無長木也未

以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

大書卷十三 呂氏春秋卷十三

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妯娌馬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兒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妯娌馬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比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機蟲蟻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

論大

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論杜赫說

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

論務大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一曰義賞

長攻

慎人一作順人

遇合

必已

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唐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衆多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呂氏春秋卷十四

二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故得萬國之權心也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堯陶唐帝舜有

虞也紀猶貫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之

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也加施究

於四海也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呂氏春秋卷一四

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逸及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

謂之章以極目觀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和五聲

故曰養目之道也五聲角徵羽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官商羽

道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

故曰養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更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更代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更代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體躬民之

本教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

也樂自順慎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故曰其本在

賢功名故曰得非賢其孰知乎集化民一作故曰其本在

大二百九十六

呂氏春秋卷一

三

寸

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佻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庖也察其所以然省察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為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婚有佻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也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必行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

也危難也志權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

也苦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熄熄滅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

功也以成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伯牙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大三百廿九

曰氏春秋卷一曰

四

源更之間也志不在

流水進而不解山

為世無足後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

禮義法則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

若不知御者御驥驥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燭以燿火

亦不為之從千里也燭以照之燿以牲血

釁以犧其不祥置火於柱臯燭以照之燿以牲血

塗之曰釁灌讀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

味曰權衡之權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

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

之謂鷹鵬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食草木謂羶鹿之屬故其臭羶也所以腊以臭為美若蜀人之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時疾時徐滅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治除臊腥勝去其臭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自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度不能論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毛之近而故曰善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也
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也
失飪也論語甘而不噍一作壞酸而不酷醎而不減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獯獯之多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擊者踏也形則未

聞旄象之約旄節也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旄象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

郭字也流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沃

民所食之食鳳卵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洞庭江水名也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呂氏春秋卷十四

六

有珠百碧禮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雀一作水之魚

名曰鯀其狀若鯉而有翼雀水在西極若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鯀從西海至東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壽木崑崙山上

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

其實者不死指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指枯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食

仙也餘瞿一作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餘瞿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陽華之

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其區澤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

善士英華也開言其美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在桂陽禮記曰草木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越駱之茵鱸鮪之

醢越駱國名茵竹筍也鱸鮪大魚也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之

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如甕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之海祭關西謂之靡冀州謂之堅黑黍也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洳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夷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焉群帝所食有穀曰果無穀曰蔬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居也在穎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

上耳耳所以致之耳菜名也所以致之致備味也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道道者止彼在已彼謂

已成而天子成孟子曰得乎丘氏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大二百八十三 呂氏春秋卷十四 七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
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剋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剋時固不

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

夷之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聞文王賢文謚也經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客有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

受其言辭客請之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業畢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貨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在吳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無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

父兄故子胥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鄉

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

齊人墨子術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之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

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

與影不可離步日中影逐人不可得遠之也人

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策勤以待時分大策時

主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

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有從匹

夫而起萬乘者豫讓是也趙主子兼士拓境有兵車

萬乘豫讓為

而不熱豫讓卒不止終得斬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水凍方固也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

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方葉之茂美終

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盡也

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

鄭子陽之難獒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

皆逐獒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

子陽真國眾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禍同當其時狗牛猶

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然嘆然

無未且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

不可越動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

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

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借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因邾

鄆以臺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

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六國遇其時

也皆細小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

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

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首時一作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大二百六十一
呂氏春秋卷之十四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一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

若性自然不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也楚都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

從正故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皆成乎邪也得

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實罰正

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北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

可咎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力

管子卷之四

一

射

以詐戰之君不用奇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也破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後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呂氏春秋卷十四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後猶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同等秦勝於戎而敗乎穀秦繆公破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相舉此皆不知勝之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知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之也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救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救獨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易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器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大三百一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四 十二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

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

雖不肖辱未至於此滅亡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

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故人主

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

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

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王恐召范

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北越之福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湏

史之名不思後患其主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必得越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吳王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命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二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諱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後三年也夏屋

山代之南山也觀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破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上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歸廬

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

非一事故馬郡言萬故也馬郡傳曰冀州代君以善馬奉襄子

之所生也故謂代善馬郡襄子謂於代君而請觴之

也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謂於代君而請觴之

馬郡盡謂告也而殺之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先

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之

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

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成一下也首舞者操

兵以闔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

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一作

與及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與自而得之不備導理

三季越王句踐與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曰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六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

不復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大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脩身積善為義以憂苦為

性百六十九 春秋卷十四 二十六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也同耕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利財五穀編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居蹠然後克於凍餒之患

患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眾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虢當為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公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秦此云亡虢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以馮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遊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躬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嘗宰予備矣備當作備備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六十三百三十五 呂氏春秋卷十四 十七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

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陳蔡之阨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也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

道道也達亦樂樂兼善也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由虞乎顓陽虞樂也顓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

樂乎顓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也棄其國隱於

出何書也

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不見也孔子曰聖

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受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下為苟易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凡此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也遇惡得不苟惡也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一作五聲通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心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三孔籟也不地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

謬五聲無失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亦有如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也始姑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一作

不可一本下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不

理者故宗廟滅沒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

執乎黃帝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也忘也夫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婦德而不

醜何傷明若今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

王嗜菖蒲菹昌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

然後勝之勝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

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

焉曰敦洽讎靡推一作顙廣顏色如浹頰一作垂眼

一作臨鼻長肘而盪盪也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

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

敦洽讎靡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會

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

是侮也慢侮且不知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

後喪喪滅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靡魏惡足以

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友愛敦洽讎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遇而遇

者則必廢反若敦洽讎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宜遇

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

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

勞務從此生從此宜迥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

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

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衰也

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一國必殘六辟孽大

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也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

必死殃也得至七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作一

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蓄胤也熱曰賢聖之後也

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

諸父也紂紂割剖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紂之惡父也

也惡來飛廉之子桀紂亡故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

雜夫左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長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年而為碧也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已疑曾子悲孝已教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過一作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各周宋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伐木者止其旁而取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響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大二百六 呂氏春秋卷一四

二十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一作無訐無訾一龍

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一上一下以禾為量

禾兩三變故以爲和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不作喻天地

禮者不制於禮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

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若

帝軒轅氏也得道而汕言二帝以此爲法則者也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坐坐尊則虧直則斃尊高也傳曰高位疾

直不可久故曰直則斃詩云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

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利之胡可得而必半

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

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盜求其橐中之載則

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

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底司之如此此必愬

我於謂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萬毒不之主必以國誅

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於

子者曰請往說之曰爲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
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
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
之人謂子貢
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
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
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必已

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貫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恐疆自鄰國使小也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也 古疆以 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屯心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曰其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 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忘約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曰 周文公所作也 若臨深淵恐

以言慎事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頑求無厭足為貪天下

顛恐而患之顛驚也 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其情難也分分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然之諛臣也 專姪賢良憊兩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 心懼盡目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給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士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必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湯由親自射伊尹

恐百人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

也伊尹奔夏三年反桀于亳

亳都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

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也或作琬琰美玉也

不恤其眾眾志

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昔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卒卒也湯謂伊尹曰若生我曠夏盡如詩也詩志湯與伊

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

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

闢西方日勝東方日一昧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

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還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

大三百二十六

卷之二十一

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說如得慈親朝不務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

安其親也親鄰如夏鄰讀如衣今兗州人謂鄰氏皆此之謂也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

避早殃祖伊尹世世子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也武王

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

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

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桑山也故使奉之武王

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以殷之遺老而問殷之

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盤庚之政盤庚六甲中與一土也後十七世祖丁之孫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民不遠發巨橋之粟巨橋名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鹿臺室紂錢府賦出拘救罪分財棄責

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封比

干之墓封崇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亂伴在而

再故清淨其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過

者趨車過者下趨商容之間師也故表異其間里士

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六

與謀為國以書社也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

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

蓋也桃林秦晉之塞也馬弗復乘牛弗服豐鼓旗甲

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豐鼓以進衆旗軍藏之府庫

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

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

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妖若汝一虜對曰吾國

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

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

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愬

呂氏春秋卷十五

履虎尾終吉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

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

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

謂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

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

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消也則飄風作

風暴雨日中不湏臾易曰日中則昃故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

知懼如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

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遠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扼城門關頭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

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

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

墨子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

翟魯人也著書七善持勝者以術疆弱勝者不以疆

慎六

六二 呂氏春秋卷一五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也兼並不三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盪黍酒而進之酒器

受三升子反叱曰誓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也絕止戰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豎陽穀之進酒也

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

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

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

生四馬曰乘今河東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此玉也賂焉者是也實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

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受

受

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擡也君奚患焉患猶獻也

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庭實中之實而加

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

而欲許之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

桓也車輔相依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夫虢

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忘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

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

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擡

璧牽馬而報報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

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謠

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仇首智伯之近晉者也或作

也為壽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

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

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

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

曰六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也赤章蔓枝曰

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也也斷轂而行

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六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欲鐘之心

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凡聽說

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國

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子

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

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拙若壘刻滅也若汝

不堪汝種類平拙汝先人之家也觸子苦之病欲齊軍

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退一作之卒北

也北走天下兵乘之乘猶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

不聞其聲一作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

呂氏春秋卷十五

七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請金將以賞有

也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

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此貪

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貪小利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

也惑者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說而自大也卑為希衣而不瘁攝

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道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空也巧故

偽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

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就讀如與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

呂氏春秋卷一五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竭克實竭盡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堯不以帝見善

繕北面而問焉善繕有道士也堯不堯天子也善

繕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繕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也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也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甕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抱奉也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也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

驚亦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天子驚祿爵吾庸

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也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其唯子產乎惟獨也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六二頁六
小三頁六
呂氏春秋卷之五

九

也接攀也 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 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倦罷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 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 文侯曰段干

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之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禮卑一作 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蓋也

大司馬士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也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

易公侯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

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 孟嘗君之所以立東周君也實

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所以立東周君也實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之堪樂也樂士當以權早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備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大三百九十九 小百六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一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乃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車也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

宣孟曰而多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闢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居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并難

其城藩也以喻骹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適矣適失張儀魏氏餘子

也大夫庶子為長將西游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見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警警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拜昭文君張儀行也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今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六三六七 口口口春秋卷之十五

之溥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兒而親郊送之謂溥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何矣溥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命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人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周彊力哉

彊力則齟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也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疆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如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德而無為仁義者惠盎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備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

大百廿九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三

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思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思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思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耶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也也愛利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

當法則之也也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尊無官為長

以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

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也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

也而心猶可服因循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

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盎田贛衣補衣而見荆王田

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甲鎧也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替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意者為

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刻人之腹隳人

之城墮刑人之父子也隳墜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

逆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不

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苟慮危

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其

不得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三者害與危臣為大荆王計無取此二者也

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

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以于本偃息以安魏田贊

曰不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魚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何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為唱歌歡之令走也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快三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至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夾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此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

方有獸名曰蹶躅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

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能安也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

桓公名小白齊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

二公子應公也

也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也

必得主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慮謀也

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

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

古者軍以爲京

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

窳越

大二百六十七

春秋卷一五

十六

窳越趙之中

人言不如歸

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窳越趙之中

尸於齊齊人必怒其將使葬送

越聞之吉善戰者莎

隨其服

却貴置也服追也

却舍延尸

軍行三十里

以纒其尸而使齊人得收

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

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

內攻之

孔青曰敵齊木尸則如何

言與齊爲敵不收

窳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

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

一作

上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窳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又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服能盡晉又公欲合諸侯各犯曰不可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各犯曰天子避去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各犯曰事若能成繼經一作文之業

定武之功闢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

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動天子之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興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也天子周襄王

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內陽遂霸諸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七

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比各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各犯者

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齊之東鄙人有常

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

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先授之

過百雉國之善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也

禪位因人之心也皆喜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也

千乘制夏商內民之欲也湯武是也衆曹所好鮮其不濟

不敗紂紂是也故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

至也適越者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崢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毅候視反

報歧周曰般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忠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

怨之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日來至殷也

矣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

所以見武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毅

郊毅已先陳矣至毅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適令武王不

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戢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

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

勤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高事因也

之裸國裸入衣出衣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孔子道

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

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笑之曰子未之聞或云為

諸法小國長息曰繁南子濞侯與宋通太子嗣
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盡歸我艾豨推此
言之不得謚為聲明矣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因民
導以義故無與之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
能使之不亡
故曰何益
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謂先王
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
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
而與殊東夏東方
也命令也故士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全

六百六十九

呂氏春秋卷之五

二

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士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
其所為欲同其所為必異口悞之命不愉若舟車衣
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
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
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
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
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之察今則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

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而

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水之冰而知天下

之寒魚鱗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

調調和也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灘一作水灘水暴益

而壞都舍鄉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

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

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灌

法也而法之以此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

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

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

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也故凡舉

事必循法以動一作循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

則無過務矣務猶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因持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攻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

斷不期乎鏌鋣鏌鋣長劍也取其能斷無取良馬期

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驥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夫成功

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其劍自

舟中墜於水遽疾刻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疾

也疾刻舟識之於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

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

國與此同舟為泊也與此契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

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

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

游其子豈遽美其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荆國之

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宗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